

春

秋

直

解

春秋直解卷之六

余 昶

門人程 峯校讐

桐城方 苞著

劉 敦

次男道 興編錄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穀梁傳繼正卽位正也。胡傳國君嗣世定於

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卽位者公羊傳曰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王使會葬禮也何以書曾於天王之葬未嘗親赴。甚者不遣使以會而王亟禮焉則非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子使毛伯來錫公命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胡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鞞冕圭璧因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鞞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召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旣設一

朝饗之是已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

晉侯伐衛

殺箕伐許稱人皆大夫主兵至是喪期旣畢而後晉侯自出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以大夫而專會霸主魯之政在大夫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世子弑君未有直赴於鄰國者蓋宇宙未有之變。列國之史皆以傳聞而書也。啖氏助曰楚僭號已久世子必不誓於天子今以商臣大逆故特書世子以明其罪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凡戰書人敗書師屬辭之常也。此戰書師何也。稱人者大夫將之辭也。若赴告稱師而不及主兵者則莫辨其爲君爲大夫故第稱師也。先儒或謂敗秦師于殽爲罪秦此戰爲稍恕秦非也。殽之師要而擊之此結陣以戰故於彼不得言戰於此不得專言敗。

丁丑作僖公主

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

藏主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穀梁傳不言公爲公諱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屈完之盟。諸侯以爲功。則書其氏。處父之盟。魯人以爲恥。則削其氏。以此知爲舊史之文。而不可以義理求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此霸國之大夫會盟。特以名見之始也。至文之



世而魯大夫益張晉大夫亦漸張由是而列國  
之大夫皆張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蓋君忽其  
事故史書之畧也僖之篇每時首月書不雨必  
書六月雨乃知通三時此書自十有二月不雨  
至於秋七月而又書八月雨則贅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大禘也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於太祖之廟也不言祫者。譏不在祭也。躋僖公升其主於閔公之上也。魯人以僖公爲兄。閔公爲弟。故易其位次而不知君臣之分。不可易也。趙氏匡曰。凡祭而失禮。則書祭名。祭非失禮。爲下張本。則稱事。張氏洽曰。吉祭而不言吉者。閔二年書已明。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先儒謂貶而稱人。非也。自陽處父救江以前。雖霸國之卿大夫。稱人。自戰鞏以前。列國之卿大

夫皆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  
年之外。則何譏乎。三年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  
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  
則宜於此焉。變矣。汪氏克寬曰。宣公元年。逆  
女。其蔑禮視此。尤甚。然篡立之罪。已極於喪娶。  
乎何誅。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

鄭人伐沈沈潰

左傳以其服於楚也。文之篇會盟侵伐皆諸  
卿。疊出。所以政逮於大夫也。而霸國之大夫帥  
列國之大夫以侵伐亦始於此。蓋天下諸侯皆  
怠於政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孔氏穎達曰王子虎卽王叔文公也。諡之爲文  
必當有爵。不書爵者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  
其臣不敢赴魯。必天子爲之赴。赴以王子爲親。

不復言其爵也。汪氏克寬曰。或謂王子虎劉卷皆夾輔天子於危困之中。故春秋賢而卒之。然單穆公旗與劉文公翼贊敬王以安周室。亦不書卒。竊疑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劉文公爲王官伯。尹氏世執朝權。皆王室之秉政者。故特赴於諸侯。而魯史記其卒也。觀王子虎劉卷卒。不書爵。則王臣無五等之爵明矣。經於劉卷之葬。稱文公。傳於虎。稱王叔文公。蓋卒加之諡。而後稱公。與外諸侯卒皆稱公同耳。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商臣負覆載不容之罪。楚人棄之。晉襄不能及。其未定。合諸侯以討亂。逾二年。乃使大夫伐其與國。所以爲商臣所窺。轉生猾夏之謀。而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

穀梁傳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左。傳墜而死也。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此春秋特文與會于澶淵宋災故同義使去救江而獨書伐楚則疑於討賊之師至於伐楚之後時救江之無策亦可按迹而得之此聖人之文所以詞約而義備也。李氏光地曰若止書救江則處父之師向楚而不向江故書法如此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穀梁傳謂公逆非也。莊公娶讐女親逆不諱。而喪娶親逆乃諱乎。公親逆是重其事也。乃不書夫人至乎。左氏所傳得之蓋微者逆。故不以名見。不以夫人之禮致於廟。故不書至。不稱夫人。所謂君而卑之立而廢之也。蓋宣公之立也長。至是而敬嬴仲遂之邪謀已兆矣。文公昏懦而不能察。是卽他日子弑夫人大歸之端兆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夫人無不氏而出姜穆姜不氏以喪而婚。夫人與有貶也。女子制在父母疑。



無貶故特文以見義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汪氏克寬曰江黃二國從中國而致滅黃書伐江書圍皆著中國之不能救也。自箕之敗狄師三年不出及秦晉兵連晉有西顧之憂而狄侵齊魯楚滅江六拱手坐視。襄公旋卒霸勢遂不可復振矣。

晉侯伐秦

胡傳於秦晉之師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皆因以稱爵爲褒稱人爲貶而不知自宣以前君將則稱君大夫將則稱人也。秦穆公次年卒故不能報晉乃以見伐不報美秦誤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稱薨稱夫人葬稱小君春秋一仍舊史之文而不革可解先儒謂外諸侯貶爵稱人之蔽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珠玉曰含死者所以實口也歸仲子之賄猶因  
惠公而及之也至成風而特使卿歸含賄且會  
其葬則視夫人之常禮而有加矣故王不稱天  
所謂於其甚者而譏之也。趙氏匡曰公穀皆  
云兼之非禮也據禮含賄祗止一人兼行爾若  
每事須一人則罄王朝之臣不足以充喪禮之  
使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郟

秋楚人滅六

呂氏祖謙曰須句司大皞之祀六蓼實臯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唐虞三代綿延不廢何故纔入春秋之世便見屠戮蓋向時間有聖賢之君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國祀至此先王德澤旣斬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天下大勢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李氏琪曰齊孝公不能率桓公之烈晉襄能繼  
文公之統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懷  
駕晉之謀宋啓虜之爭秦尋殺之釁此皆爭霸  
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夏戰殺以却秦

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  
悉退亦可謂有霸者之畧而外患旣息舉動卽  
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穀主  
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  
不逮初况能持久乎襄之規模又後於文公矣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必不以國殺赴先君旣歿嗣子在抱而以累  
上之辭言之則公穀所傳襄公漏言理或有之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馮荆南曰告朔非告於廟也。以是月應行之政告羣臣耳。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則爲二事可知矣。旣朝於廟何難以朔告哉。魯論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餼餽生者之辭也。蓋以月政告羣臣而因以餼之也。諸侯於三廟皆月祭故不告朔而猶朝於廟也。謂之朝者豈以有告朔聽朔應發之政事而祭之儀節多不備與。胡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爲不言朔因

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郟

僖公嘗伐邾取須句矣此復書取而須句之失不見於經以是知外取內田邑舊史皆諱而不書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赴告不及以傳聞書其名不可得而詳也則第



書其國有是事而已。凡弑君而稱人者，倉卒生亂，國人本未得其主名，而第知賊由微者也。殺公子大夫而稱人，或微者相殺，或大臣貴戚相殺，或赴告有主名，或赴告無主名，皆不得以人書也。蓋稱國以殺，則非其君之意，目其人則兩下相殺，不見於冊書。與弑君可直書其人者異矣。盜則陰使人賊殺，而莫知其爲誰，君大夫無異義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戰而不言敗。勝負敵也。奔而不言出在外也。秦納公子雍。不書。晉不告也。所告者禦秦師及先蔑之奔而已。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公羊傳謂公後會。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非也。經書公會而盟。乃曰後會而不與盟。可乎。且不序。不名。無以徵公之後會也。蓋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自此始。故變文以見義焉。垂隴之盟。士穀

嘗主之矣。其序諸侯而見士穀何也。晉襄公時  
權未下移盟者。士穀而主者。襄公此會則趙盾  
專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何以不書盾。義在  
大夫不在盾。使序諸侯而目盾則諸侯與大夫  
聚會之常辭。而習其讀者莫之察矣。

冬徐伐莒

魯方親莒故徐以號舉舊史之文也

公孫敖如莒泄盟

左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是時文公懦弱政在遂盾以公之盟未可恃也。故復與遂要言。至是而堅冰之勢成矣。他日魯君在晉而季孫卽事於會。兆於此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經曰如京師而二傳皆曰未如以敖之復不地耳汪氏遂謂敖以乙酉如京師而丙戌奔莒則受命而不行可知其實非也內大夫出聘未有以日書者安得以文繼暴盟遂定以乙酉之日遣乎公子遂書至黃乃復公孫歸父書至筆遂奔者國故也故詳其遣疾而返致命而奔之地若敖則從己之私耳未必以返地告魯人卽知之義不必著於冊書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司馬握節以死故以官書司城蕩意諸來  
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亦書以官  
皆貴之也所謂貴之者蓋魯史之情非春秋之  
法也其名爲冊書所不載則孔子無從而得之  
雖得之亦不可益矣。胡傳主兵者見殺守土  
者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矣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

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之歸寧不書者也此何以書夫人至是不

安於魯矣。是他日子弑夫人大歸之始事也。故特書以發疑焉。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幼不得書國殺。又不得書盾殺。故稱人。晉人以殺三大夫之故來告。必曰使賊殺先克。故討其罪。魯史必承而書之。而克之死不見於經。何也。據左傳使賊殺先克。則當時本無主名。盾



惡三大夫不附已而夙與克怨。遂以疑獄蔽其罪。若書盜殺先克。繼書晉人殺三大夫。則似歸獄於三大夫。聖人固不忍據趙氏之疑詞。而以未有主名之獄歸於三大夫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出而致者得禮也。所以別於文姜也。以是知夫人之出與至。舊史備書其出之得禮而無變者。則孔子削之也。其出之非禮而致者。亦孔子削之也。使舊史於夫人之出與至。例不書。則出姜

亦不書而孔子無從而得之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宋人殺其大夫皆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殺也。若晉先都士穀箕鄭父乃趙盾挾私怨而以國法殺之。其稱人何也。殺大夫非若弑君之可目其人也。兩下相殺不著於冊書。雖得其主名。舍晉人無以稱也。然方是時。盾執晉政。主諸侯。專會盟。侵伐。則非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殺可知矣。其爲執政者之私意而假於

公討亦可按迹而得之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陽處父救江嘗以名見矣。而此復稱人何也。處父獨伐也。若會師則自鞏以前策書未有載卿大夫之名氏者。故雖霸國之卿亦稱人。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據魯史而書故不及他國也。地本聯合一體。

處震則通體皆撼。但發動之所其震必大。漸遠則震勢漸微。而人不覺耳。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至是而備君臣之辭。一同於列國。故二傳以爲褒楚。胡氏以爲思善悔過。向慕中國。故進之皆非也。商臣覆載不容之賊。乃以聘魯而褒進其君臣。謬矣。况明年伐宋。次厥貉。又明年伐麋。皆以爵書。亦得謂褒進乎。楚伐鄭。宋與聘魯並行。蓋遠交近攻。以濟其憑陵諸夏之謀。未見其

思善悔過向慕中國也。蓋齊桓之沒也。楚師內  
侵魯附之。恐後。今晉文襄旣沒。楚勢甚張。而聘  
使忽至。魯君臣以得與結好爲喜。故備其君臣  
之辭。以書於冊。穀梁所謂以其來我故褒之者。  
蓋舊史之情。而誤以爲筆削之旨也。春秋於吳  
楚徐越所稱之貴賤詳畧。一仍舊史。蓋因之以  
見事實。以弑父與君之賊。泰然安於其位。逼聘  
問主。會盟。專征。伐而舊史至是乃進之。而一同  
於列國之君。則時事可知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不可以成風及僖公又不可云僖公夫人成風  
又不可云及夫人成風故並舉而先僖公屬辭  
之體然也。穀梁傳謂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未達於此也。張氏洽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  
秦欲伐晉而歸禭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  
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列國之師君將稱君。卿大夫將或稱人。或稱師。成襄以後卿將以名見。未有獨稱國者。而秦伐晉。晉伐秦。鄭伐許。獨稱國。先儒以爲貶。非也。其事同時相次。而獨於一役貶。則其異於前後者何也。蓋秦晉鄭許之戰。亟矣。或赴告不及。傳聞畧。不知主兵者爲君。爲卿大夫。又不知其師之衆寡。則第書某國加兵於某國而已。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及者公也何以知其爲公也魯雖亢或未敢使  
微者盟王臣也天王之喪不赴而與王臣要盟  
故沒公以見義焉蘇子王朝之卿也其稱子非  
五等之爵也蓋至是大夫張晉卿盟會冊書皆  
以名見而不復稱人則王朝之卿無轉稱王人  
及斥言其行次之義故特爲是稱以尊異之自  
是以後會盟征伐王臣與諸侯列序皆稱子矣



赴告於諸侯亦稱子矣。如以爲五等之爵則前此百餘年王臣無一子爵而後此會盟征伐將王命以出無一非子爵者其義不可通矣。然則自是以後召伯來賜公命召伯毛伯奔楚復仍其恒稱何也。會盟則據載書赴告則據簡書若承使而來其號名本不見於公之命策。魯史無爲私易其恒稱也。子朝之亂召毛從其恒稱而單劉稱子則皆從王室之赴告可知矣。用此推之則高子來盟亦以魯方內難急而求齊故載。

書不敢稱其名而特爲是稱以尊異之也。陸氏淳謂畿內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非也。自周以前，史記無徵，何以知微？箕非五等之爵乎？僖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書滅建國也。左傳蘇忿生與桓伯達封於河，則周初舊國先鄭且數百年矣。然則記稱五官之長曰伯於外，曰公皆不足據乎？凡記皆約春秋之文而爲之也。若王臣有五等之爵，則記亦無此文。傳稱溫子蘇忿生之後也。狄滅溫而王以其地賜晉，則失國久矣。

豈魯人以其先世本爲建國故稱子以尊異之  
而後此遂以爲王朝之卿列於會盟之舊典與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此楚世子商臣也其次厥貉乃胡傳所謂藏禍  
心以憑陵諸夏也而書爵則知稱爵爲褒之說  
不可通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張氏洽曰楚侵伐書子益盛強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晉人敗狄於箕其後侵齊魯侵宋不敢復犯  
晉得臣敗狄於鹹不敢復犯齊魯立國貴自強  
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孫氏復曰諸侯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莊八年邾降於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爲齊所逼耳故不名也。或曰舊史畧之與僖二十三年杞子卒不名同例杞魯姻也以微而畧之况邾伯乎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其稱子時君之女也不繫國未嫁也君爲之變而過於禮之常制故特書於冊傳謂許嫁則卒

之非也十二公之女許嫁而卒者獨僖之篇伯  
姬文之篇子叔姬平。啖氏助曰左傳大誤當  
在成八年誤置此耳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自僖以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者矣秦屢與夏  
盟使再至魯而術猶不氏何也僻遠而隔於晉  
故舊史畧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晉以河爲界此二國邊邑之爭也故不書及宣成以前卿大夫將常稱人而先儒每以傳洎之曰此君將貶而稱人是以經釋傳也孔子作經豈預知後之有傳哉宜乎其說之自相戾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孫氏復曰帥師而城畏莒故也鄆莒魯所爭。李氏廉曰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鄆其秋叔

弓疆鄆田莒人愬諸晉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  
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始終也其  
成四年城鄆乃西鄆也。諸魯邑亦帥師以城  
何也與鄆逼近恐莒人窺見其謀而出師以相  
撓故預防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蔭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穀梁傳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  
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天久不雨而廟屋自壞  
奉先之意忽可知矣不書新與御廩新宮同義  
魯祖周公頌曰周公皇祖是也而伯禽始封廟  
亦不可毀故別稱大室其後妄立武宮而明堂  
位傳會比於武世室其書本僞作不足據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杏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衛鄭俱不忘晉援魯以自通此新城之盟所以復合也商臣罪大惡極苟有人心者皆藏惡焉。而靈公幼弱。盾懷異心。自顧其私。不恤國恥。坐失可爲之勢。俾楚益張。惜哉。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左傳頃王崩周公闔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承筐之會稱叔仲彭生此文闕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

扈之盟諸侯不序大夫不名此復序諸侯而見  
趙盾何也義已前見矣則錄其實以傳信可也。  
盟書同自二幽以後未之有也。蓋晉怠楚張諸  
侯既貳而復合故載書要言以同。凡會盟書曰。

而後列序其人者常也。此列序其人而後書曰始將爲會及期而易爲盟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穀梁傳孛之爲言莠也。其言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以晉而不能行強於邾則捷菑之非正與晉人之爲義屈皆可見矣。前此陽處父伐楚以名見。

後此郤缺伐蔡以名見而此稱人則主兵者非  
卿也左傳帥師者趙盾公穀曰郤克則知舊史  
本未得其主名而非孔子沒其名以爲貶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  
不可不卒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未踰年而曰君何也書君之子則疑於奚齊之  
不正書世子則疑於偃師之未立舍弑其君無

以屬辭也。蓋未踰年不稱君者緣孝子之心以立制見弑則稱君者正君臣之分以明法其義並行而不相悖也。商人弑君而稱公子何也。至是外大夫無不書繫與族者矣。故弑君者亦書繫與族。舊史之文也。穀梁傳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宋子哀來奔

左傳謂子哀書字爲貴之非也。古有以子某名者。陳子亢介子推是也。春秋無以字書者其稱

伯仲叔季行次也。乃記所謂五十以伯仲爾。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其不書執我行人何也。凡以他事執則書行人。以見其執之不與也。故以本事執則不書行人。汪氏克寬謂晉欒書欒廡父子同稱欒伯。士渥濁士彌牟祖孫同稱士伯。而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單伯蓋其世稱。但莊之篇單伯卒不見。經以其爲桓之大夫也。若此單伯乃其子孫則卒無不書之義。

齊人執子叔姬

傳以叔姬爲舍母非也。果舍母則當書齊人執其君之母。叔姬蓋姬舍所聘至齊而舍已見弑。不得稱君夫人。其不目商人何也。書齊人則商人之罪見。目商人則齊人之罪不見。時君之子不應有兩叔姬。豈前十二年子叔姬承上庚子之文而錄者誤衍與。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其不名何也魯人以爲敏而貴之猶齊仲孫高子宋司馬司城之不名耳不書使非奉命而來盟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志魯無政使敖喪得歸也胡傳謂因其二子之哀以著教非也二子事不見經何從著教哉。

汪氏克寬曰齊人但寘諸境上而敖之子自取以葬故不曰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成申入蔡

入不言伐先書伐而詳其入之日見伐之不服而後入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日在伐前則知以至之日戰矣。此日在伐後則知伐未服而後入矣。

春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此盟及十七年會扈傳謂皆晉侯親之故不序諸侯以罪其不討賊非也使晉侯在行正當列序諸侯以著靈公方幼趙盾誤國釋賊不討之罪宣七年會于黑壤襄二十五年會于夷儀釋賊不討而諸侯皆序其明徵也盟扈會扈蓋以晉大夫實序諸侯之上故總言諸侯而沒晉大

夫以發疑而著變焉其義與僖二十七年盟于  
宋同蓋楚人主會乃書公會諸侯而沒楚人以  
得臣實序諸侯之上不可以訓也。使得臣序諸  
侯之下則仍如于齊及鹿上之盟諸國及楚人  
皆列序可矣。晉主會盟乃總言諸侯而沒晉大  
夫以趙盾實序諸侯之上不可以訓也。使盾序  
諸侯之下則仍如新城之盟列序諸侯而目盾  
可矣。假而沒晉楚之大夫而列序諸侯則似諸  
侯自爲會盟而晉楚實不與。所謂微辭隱義時

禮記卷之六  
三  
措從宜者此類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曰齊子叔姬來歸則已嫁而出之辭也。曰齊人來歸子叔姬則弑其君而逐其妃情迹顯然矣。執不稱君夫人歸不稱齊叔姬未配之辭也。吳氏澂謂姬歸齊當在九月之末至齊而舍弑疑得其實但舍當喪而娶則叔姬之逆與歸宜備書以志非禮豈舊史因齊婚不終遂畧其事而孔子不能益與。家氏鉉翁曰齊商人既歸子

叔姬遂以兵加魯邀公爲盟公懼爲齊辱託病使二臣會盟前書陽穀之會後書鄆邱之盟其間書四不視朔著公不欲自出耳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公羊傳自是公無疾不視朔非也曰四不視朔則後此仍視朔明矣但或視或否習以爲常不可勝書故其文不再見耳不曰告朔而曰視朔者凡朔事公皆不親也蓋自朝廟以及告朔聽朔之禮皆廢矣。高氏閔曰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耳此特書者見公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鄆邱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何以知其爲僖夫人也。以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也。子卒而夫人大歸。必君之妻也。未有君之母而大歸於君薨之後者也。

毀泉臺

穀梁傳喪不二事二事緩喪也。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地介三國之間故秦巴乘其將滅而取分焉  
若秦巴不利其土則雖以師從滅國之罪當專  
屬於楚胡傳謂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爲滅楚  
之罪非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稱人以弑者本未得其主名而第知賊由微者  
傳稱襄夫人使帥旬攻而殺之則未有主名可  
知矣傳載蕩意諸之死而經不書胡傳以爲不  
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之故不得班於孔父仇

牧荀息非也。春秋之初，凡弑君之賊，國人皆欲致討而赴告，必有主名。故并詳從死之臣。此孔父仇牧荀息所以備載於冊書也。宋昭公之弑，襄夫人公子鮑欲自掩其迹，以衆亂告，而賊無主名，則蕩意諸之死，無以爲辭，以爲死節不甘也。以爲討罪又不可也。故隱而不宣。若以爲孔子削之，則不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之正。孔父仇牧荀息之所同耳。何爲獨苛於意諸哉。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至是霸國之卿獨伐以名見而與列國之大夫會伐猶稱人與九年救鄭之師同也。篡弑大逆兵戎重事。盾不自出而使林父本無心於討賊可知矣。方是時歸生柄鄭亦有無君之心。故使石楚會伐。非獨怠於公義。其曲庇亂人。乃所以自爲地耳。陳序衛下則亦非上卿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高氏閔曰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爲之。蓋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自趙盾專晉惟十三年公如晉晉侯及公盟蓋  
盟於國都盾無說以專之其餘會盟侵伐晉侯  
無一與者左傳以二扈皆晉侯親之誤矣時靈  
公少長君臣之隙已成盾之逆心已蓄矣後二  
年卽身爲賊豈肯討齊宋之賊使天下知大義  
之不可泯哉旣欲陰庇亂黨設靈公親會安知  
諸侯不有以大義相激助伸霸討者乎以情事

推之而斷以聖經之義法。此二役必盾實主之決矣。史記稱盾專靈公忌之。蓋得其情實。傳稱盾忠靈公。無道蔽於趙氏之誣辭耳。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瑩卒

秦穆公卒不見經。蓋雖與中國會盟而未與魯通。卒不赴告。至康公歸。襚來聘。故卒赴而得書。

於冊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衛人殺州吁。衛人本以爲賊也。齊人弑其君商人。齊人本以爲君也。傳稱邴歆聞職弑懿公於申池。則得其主名矣。而稱人何也。懿公死於申池。而二人亡。故齊人以爲賊。由二人而終不辨其爲歆與職也。黃氏仲炎曰。春秋篡弑之賊。如魯桓齊懿蔡侯般楚子虔之類。雖幸免於王法之誅而卒受殺身之禍。豈非以此始者必以

此終與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二卿並聘前此未有也蓋惡視齊甥也遂之姦謀恐齊人庇之故與得臣並聘以要於齊蓋謂舉國臣庶皆歸心於公子接而非已一人之私使齊人見謂勢不能止而曲聽之也而遂強橫得臣同惡之罪皆見矣舊史之法非卿不見於冊書聘與會介者必大夫也而得臣以卿而介

遂叔詣以卿而介宿故並舉焉。將稱元帥。史法之常也。故晉六卿並出。獨稱元帥。而魯自戰。鞏以後。四卿出。則並書三卿。出則並書二卿。出則並書。蓋三桓無君。各不相下。而史不敢畧也。孔子仍而不削。何也使削。得臣之並聘。則遂之逆謀。轉不可得而見矣。削叔詣之並會。則宿之僭端。轉不可得而見矣。諸卿並將者。削之而獨稱元帥。則三桓無君。魯國分裂之迹。轉不可得而見矣。故卽以舊史之異文。爲作經之特筆也。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而不地葬而不書故也。子般之卒日黨氏  
微之也。子野之卒日季氏告之也。子赤之卒不  
日蓋事在宮闈不可得而考矣。傳載叔仲彭生  
之死而不見於經何也。孔子削之也。曷爲削之  
使人疑而考其實也。子赤之弑諱則彭生之死  
不得直書。漫志其卒則殉君之迹隱矣。或曰  
經雖不書彭生之卒何足以發後人之疑而得  
其實哉。魯卿有事不見經而書其卒者矣。未有

事見於經而不書其卒者也。彭生會晉郤缺帥師伐邾，其名屢見於經。若以故出，則當如慶父、公孫敖之書。奔若以專誅，則當如公子買、公子偃之書。刺今非奔也，非刺也，則斷無不書其卒之義。而方是時，兩卿並聘，而子卒不日先君既沒，而夫人大歸，新君卽位而強隣取賂，則國之內亂可知。君弑既諱，則從君以死者不得明著其節可知。若經書叔彭生卒，則習其讀者以爲內大夫卒之常辭，而無所用其疑矣。或曰：翬之

不卒。旣日以討其罪矣。彭生不卒。何以知其非  
翬類也。翬之時內大夫無罪者皆書卒。而桓之  
大夫皆不卒。則知以討其罪矣。彭生之時內大  
夫之首惡脅從無不卒。而彭生無故而缺焉。則  
知其死於君國。而有不忍言者矣。赤之卒也。前  
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嗣書夫人大歸。嗣書  
行父如齊。接之立也。首書遂如齊。逆女。嗣書行  
父如齊。則知羣姦同惡相濟。而彭生自是不見  
於經。則其不與罪人同心而死於非命。其迹亦

昭然不可掩矣。胡傳乃謂彭生不死於君命，故不以死節予之。當君父急難，必待詔而後往於臣子之義，安乎變故？倉卒幼君之命，何由得達？且仲以君命名，何由知其非真？乃以公冉務人非君命一言爲彭生咎，誤矣。彭生力不能衛幼主，較之孔父不能止君之過，苟息從君於昏，豈反不及而聖人乃督過之深哉？胡傳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何以不日以見其弑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婦人之出由夫。未有夫死而大歸者。况嗣君之母乎。書歸而不書孫。則夫人之行無惡可知矣。子卒不地不日。則非正命可知矣。而夫人大歸。則嬖妾僭君。庶孽篡弑。而逐君母。其迹皆不可掩矣。家氏鉉翁曰。齊人弑舍而歸叔姬於魯。魯人弑赤而歸出姜於齊。弑君出母後先一轍。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桓文之功不可沒也。

季孫行父如齊

夫人歸而行。父如齊。則畏齊之討。可知矣。行父之與遂同心。亦可見矣。

莒弑其君庶其。

弑君而書國者四。其義之異於書人者何也。凡書人者。倉卒生亂。其國本未得主名。而第知賊由微者。故舊史承赴而書人也。若赴告有主名。而非其實。或謾以爲無主名。舊史據而書之。至孔子修春秋。欲仍之。則非其實。欲正之。則無所徵。故以國書。蓋懸獄而不敢有所歸也。庶其之

弑據赴告必曰微者或衆亂而未得其主名也。舊史承而書之必曰莒人也。而傳聞則太子僕也。故第書莒有是事而不敢溢一辭焉。若書莒人是決其爲衆亂賊由微者而僕得自脫於是獄之外矣。安知非舊史本以國書也。經修於異世而所據者舊史故懸獄而不敢有所歸也。若舊史則以傳聞書者有矣。果得其實何以不目其人哉。楚商臣蔡般之無赴告或赴不以實也。審矣而皆自其人。何獨於莒僕樂書吳光而隱。

之也。吳氏激曰如左氏之言則是僕以太子弑父也春秋何以書國弑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弑君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乎疑僕因國人以下以字當作之字謂僕因國人之弑君懼并及禍而來奔也